



哲学文库  
*Philosophy Series*



# 海德格尔论东西方对话

*Heidegger's Comportment Toward  
East-West Dialogue*



马琳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哲 学 文 库

# 海德格尔论东西方对话



马琳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海德格尔论东西方对话/马琳著.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哲学文库)  
ISBN 978-7-300-12490-2

- I. ①海…
- II. ①马…
- III. ①比较哲学-世界
- IV. ①B1-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40125 号

哲学文库

海德格尔论东西方对话

马琳 著

Heidegger Lun Dongxifang Duihua

---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a href="http://www.crup.com.cn">http://www.crup.com.cn</a> <a href="http://www.ttrnet.com">http://www.ttrnet.com</a>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规 格	155 mm×235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印 张	22 插页 1	印 次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333 000	定 价	48.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 哲学文库编委会

(按姓氏笔画排序)

马俊峰 冯 俊 刘大椿 李秋零  
宋志明 陈慕泽 吴潜涛 郭 湛  
张风雷 张 法 张志伟 段忠桥  
郝立新 彭永捷 韩东晖 焦国成

# 总 序

时光已悄然走到了 21 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哲学这门古老的思想技艺在蜿蜒曲折的历史长河中屡经淘漉，在主题、方法和形态上不断发生着深刻的变化；然而，在自身中对自由精神的追求，在思想中对智慧境界的探寻，在反思中对历史与现实的把握，却是她一以贯之、经久不衰的品格。正是这些品格，使每个时代杰出的哲学思想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

我们正处在风云际会的全球化时代，纷繁复杂的时代变迁既为理智生活提供了足够丰富的思想材料，也向哲学提出了极其严峻的挑战：如何描述我们的生活世界？如何刻画我们实际的生存境域？如何让驰骛于外物的内心生活重新赢得自足的根基？如何穿越各种技术统治的壁垒，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我们也站在古今中西的十字路口，源流各异却又殊途同归的各种思想资源既为哲学提供了丰富的滋养，也让哲学面对数不清的艰难抉择：如果哲学真的是带着乡愁寻找家园的冲动，那么梦想中的家园是在古老的期盼中，还是在今日的创造中？既然以往的哲学已经提供了形形色色的安身立命和改造世界的指南，确立了各个层面的观念批判和社会批判的原则，当今的哲学又如何能在继承、革新和创造中描画自身的范式？

这些问题，这些挑战，已然引发了多种多样的回应。这些回应方式接续着哲学长河中的伟大传统，举其卓有成效者，或以经典文本为研究对象，与哲学大师晤对，与时代问题对接；或直面哲学问题，以锐利才思洞幽烛微，以当代立场梳理剖析；或在反思中拷问现实哲学问题，举

凡伦理人生谜题、宗教信仰困境、科技生态难题，皆以哲思相发明，力求化危机为契机。

在回应这些挑战的学者中，既有涵泳覃思的学界耆宿，也有意气风发的中青年才俊。以新一代中青年学者之佼佼者而言，视野开阔而不故步自封，沉着稳健而能破门户之见，多能将本土资源与异域资源相贯通，将才气与襟怀相融会，管窥锥指，亦能以小见大，旧瓶装新酒，未必不能化腐朽为神奇。

为了让这些当代的回应更充分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展示当代学者特别是中青年学者的研究成果，哲学文库编委会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合作，遴选佳作，荟萃英华，推出“哲学文库”系列研究丛书，以期回应哲学应当直面的各种挑战，应当反思的各种难题，力图敞开更广泛的理论视域，力求奠定更深厚的思想地基。假以时日，集腋成裘，汇成系列，对当代中国的哲学研究当大有裨益，亦能于国际学界赢得一席之地。

是所望焉。谨序。

哲学文库编委会

2010年1月1日

## 参引体例说明

本书的注释照录西文，读者可在“本书所参考的海德格尔著作”及“德文二手资料目录”两书目中查找相关文献标题的中文翻译。注释以章为单位，每章中第一次出现的文献按照 MLA 注释体例提供全部出版情况，海德格尔著述若有英文版亦给出相关信息（有的英文版标题较德文原标题有所变动，甚至完全不同）；之后再次出现则只给出著者、主篇名及页码，斜杠前为德文原著页码，斜杠后为英文版页码，例如：Heidegger, “Aus einem Gespräch von der Sprache” [1953/54], 86/2。所引用的海德格尔著述篇名或书名后面方括号中的年代是他最早写作此篇或此部著作的实际年代。注释中出现的析出文献的前一对页码为析出文献在相关文集集中的总页码，第二个页码为所参引的具体页码，例如：Heidegger, “Brief über den ‘Humanismus’” [1946], in *Wegmarken*, GA 9 (1976, 313–364), 364。其中 [1946] 表示这篇文章写作于 1946 年，收于《路标》第 313 至 364 页，引用语出自第 364 页。依照现行国际惯例，西文中逗号一般应置于后引号之内，例如：Fischer-Barnicol, “Spiegelungen-Vermittlungen,” 102。

“本书所参考的海德格尔著作”这一书目基本上按照著述年代编排，读者可按注释中提供的海德格尔著述篇名或书名后面方括号中的年代查看所征引资料的出版情况。具体而言，在 1976 年（即海德格尔去逝之年）之前的著作按照海德格尔写作相关著述的年代顺序排列，在 1976 年之后的则按照出版的年代排序。一个以上的年代（例如 1936—1938）表示海德格尔写作此著述的总年代，带斜杠的年代（例如 1937/38）表

示他写作或讲授的学年年代。通常情况下，在《海德格尔全集》（*Gesamtausgabe*）中出版的海德格尔讲授的课程或研讨课的讲演录所依据的是他本人提前撰写出的讲稿，但亦有参考学生笔记的时候。在海德格尔生前出版的著述都经过他本人仔细地校读。经常征引的《海德格尔全集》的出版地及出版社如下：Frankfurt am Main: Vittorio Klostermann，书中不再重复列举，注释中 *Gesamtausgabe* 缩略为 GA。海德格尔的原著若有其他版本，此书目亦提供其出版情况，本书所参引的是书目中的第一个版本。业已出版的海德格尔著述的英文版均被纳入本书目之中。

本书附主题与人名两种索引，均按中译名的汉语拼音排序。其中海德格尔的术语给出德文原文与英文翻译，若来自希腊文亦给出希腊原文。非海德格尔术语的则只给出英文。

由于海德格尔强调希腊词语的原初性，他通常直接使用其原文而非注音拼写。因此，本书在海德格尔引文中沿用了希腊词语原文，而在行文中一般使用注音拼写。为便于读者，在一些海德格尔的关键性词语之后不仅提供德文原文，亦提供常见的英文翻译。因为本书最初由英文构思而成，所以某些地方亦附上英文词语以助于传达笔者之意。括号中的西文原文一般用正体。

书中所翻译的引文均为笔者所译。至于少数已有中文版的海德格尔著作，则参看过中文版。有的术语笔者提出与已有的译法不同的翻译，例如，笔者把 die Sage（通常翻译为“道说”）译为“元说”，以取海德格尔重视语言本质的历史性之义。这个术语在英文中常译为 Saying，另一种翻译 the primal utterance（原初的言说）笔者以为与“元说”之义相契。按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规定，本书所引用的中文古典文献使用了简体字。此外，本书引文中方括号中的词语为笔者所加，以补足文义；引文中圆括号中的词语为原文所有。

本书还摘选了发表在国外期刊上的书评的一些段落，以冀读者更好地把握本书之主旨。书尾所印的两份海德格尔摘录《道德经》篇章的手稿收藏于德国马尔堡海德格尔档案馆。

# 目 录

## 导 言 / 1

1. 本书的主题与研究方法 / 1
2. 海德格尔与跨文化哲学 / 12
3. 各章主要内容概览 / 14

## 第一章 海德格尔的亚洲关联 / 20

1. 海德格尔在日本的接受 / 21
2. 海德格尔的“无”（das Nichts）与佛教思想的关系 / 30
3. 海德格尔与道家思想 / 36
4. 翻译《道德经》的事件 / 40
5. 道路（Weg）与道 / 45

## 第二章 语言与存在：海德格尔哲学的中心问题 / 54

1. 踏上道路 / 56
2. 道路的转向（Kehre） / 62
3. 语言的本质（Wesen） / 67
4. 语言与人 / 72
5. 相对主义抑或普遍主义？ / 75

## 第三章 哲学、集置与东西方对话 / 83

1. 第一启始（der erste Anfang）与另一启始

(der andere Anfang) / 84

§ 1.1 第一启始的开启 / 84

§ 1.2 转入另一启始 / 86

2. 哲学与思 (Denken) / 89

3. 技术的本质 / 94

§ 3.1 现代技术 / 94

§ 3.2 集置 (Ge-stell) / 97

§ 3.3 险厄 (Gefahr) 与命运 (Geschick) / 100

4. “轴心时代”说与“独语”论 / 102

5. 集置与东西方对话 / 106

§ 5.1 可能的对话之境域 / 108

§ 5.2 不可避免的对话 / 111

§ 5.3 深度相遇 / 114

#### **第四章** 异域之旅与“其他一些伟大的启始” / 118

1. 诗歌、诗人与思 / 119

2. 异域之旅 (Wanderschaft in die Fremde) / 122

§ 2.1 家园 (Heimat) / 123

§ 2.2 异域之旅与归家 (Heimkunft) / 128

§ 2.3 异域之旅与文化间性 / 132

3. 晨曦之国 (Morgenland) 与东方 (Orient) / 136

4. 其他一些伟大的启始

(den wenigen anderen grossen Anfängen) / 140

#### **第五章** 早期希腊与亚细亚之关系 / 152

1. 历史背景 / 153

2. Auseinandersetzung / 156

3. 哲学的启始与神话话语 / 159

4. 宿命 (Fatum) 与命运 (Geschick) / 161

5. 与法国思想之交涉 / 165

6. 与东方的神秘关系 (geheimnisvolle Bezüge zum Osten) / 171

## 7. 希腊之行 / 174

**第六章** 海德格尔与《道德经》的相遇 / 178

1. 国际《道德经》研究概览 / 179
2. 圣人不远游? ——《道德经》第 47 章 / 182
3. 对第 15 章的“翻译” / 186
4. 技术与艺术之间的较量? ——《道德经》  
第 9 章及第 15 章 / 189
5. 光明与黑暗——《道德经》第 28 章 / 192
6. 有与无——《道德经》第 11 章 / 195

**第七章** 海德格尔与亚洲语言之双重关系探究 / 203

1. 本体论层面的阻隔? / 204
2. 与梵文之缘 / 212
3. 日文中有“艺术”一词吗? / 218

**第八章** 《关于语言的对话》中的东方色彩 / 223

1. 手冢富雄与《关于语言的对话》 / 225
2. 粹 (iki) / 229
3. 言葉 (kotoba) / 232
4. 色 (shiki) 与空 (kū) / 235
5. 《罗生门》与能乐 / 240
6. 海德格尔是在与老子对话吗? / 244

**第九章** 我们所关注的是否“同一”? / 248

1. 《关于语言的对话》的第一重解读 / 248
  - § 1.1 “粹”与对话的险厄 / 248
  - § 1.2 海德格尔的“对话”概念 / 255
  - § 1.3 “对话”的转向 / 259
2. 《关于语言的对话》的第二重解读 / 264
  - § 2.1 同一 (das Selbe) 与思想和存在之共属

(Zusammengehören) / 264

§ 2.2 同一的历史性意义 / 268

§ 2.3 同一与“独一无二” (einzigem Quelle) / 273

§ 2.4 同一能够变幻自身吗? / 276

§ 2.5 “差异性”的两种含义 / 280

结 语 / 284

海德格尔摘录《道德经》的两份手稿 / 289

相关领域的学者对本书(英文版)研究所作的评论 / 294

本书所参考的海德格尔著作 / 298

德文二手资料目录 / 317

主题索引 / 326

人名索引 / 336

# 导 言

## 1. 本书的主题与研究方法

本书探究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思想中最深藏不露、最令人迷惑而又最值得追寻的一个主题：他关于东西方对话问题的思索，其源起、其多变曲折的发展过程及其多重性。迄今为止，国际海德格尔研究学界中尚未有研究这个主题的专书，这一方面是因为这个主题牵涉到西方哲学、亚洲哲学、东西方比较哲学、跨文化对话等等领域，具有高度的复杂性，另一方面是因为海德格尔本人自始至终从未在理论层次上对这个问题表述过明确的立场与观点，他流露得更多的是犹疑与含糊。为了对海德格尔馈赠给西方以及东方世界的哲学家的思想遗产获得更为透彻明晰的理解，我们必须对这个问题加以系统而完备的研究。

我们不能忽视海德格尔哲学发生发展的时代氛围。在 20 世纪早期，西方思想文化界面临着严重的危机，一方面，“文化的病症”侵蚀着人们的日常经验<sup>①</sup>，正如海德格尔传记《来自德国的大师》的作者萨弗朗斯基所言，“这个时期世界观之类的著述传达了对这个衰败、颓废、异

---

<sup>①</sup> “文化的病症”（malaise of culture）一语最早出自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 1856—1939）当时很有影响的一篇文章标题的法文翻译“Malaise dans la civilisation”（出版于 1934 年），德文原版：Sigmund Freud, *Das Unbehagen in der Kultur*（Wien: Internationaler Psychoanalytischer Verlag, 1930）。

化的世界的一种不安的感觉”<sup>①</sup>。拥有众多读者的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 1880—1936）的《西方的没落》正以巨大的数目销售。<sup>②</sup> 达达主义（Dadaism）竭力反对表现主义、保守主义以及虚伪的形上学赞歌，其宣言“把所有伦理的、文化的以及精神的口号撕成碎片”<sup>③</sup>。

另一方面，西方世界面临着东方思想严峻的挑战。在十七八世纪，启蒙运动思想家对传教士所报道的东方思想颇为赞赏<sup>④</sup>，然而不久之后，赞赏即转变为贬低。为了维护西方传统及宗教的独特地位，黑格尔（G. W. F. Hegel, 1770—1831）在他建立的庞大思辨体系中绝对精神的自我发展阶梯上给予了每一种非西方传统一个不重要的位置。不过，非西方传统仍然以各种方式继续流传到西方世界。当历史进入 20 世纪，如胡塞尔（Edmund Husserl, 1859—1938）在《哲学与欧洲民族之危机》一文中提到，印度哲学、中国哲学等非西方思想“被放置在与希腊哲学同等的地位上，被视为同一种文化概念之下不同的历史形式”，西方哲学面临着讲述这些哲学的众多著作的挑战。<sup>⑤</sup>

笔者对海德格尔生活时代的思想文化背景稍作简要提示，这并不意味着本书仅仅是通过历史与文化态势之透镜来研究这位哲学家，因而把我们所要探究的问题简单化了。这些提示可以提醒人们不要忘记早期海

① Ruediger Safranski, *Ein Meister aus Deutschland: Martin Heidegger und Seine Zeit* (München/Wien: Carl Hanser, 1994). *Martin Heidegger: Between Good and Evil*, trans. Ewald Oster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152.

② 《西方的没落：世界历史形态学概要》第一卷出版于 1918 年（*Gestalt und Wirklichkeit*, Wien: Verlag Braumüller），不久之后即出了第二版；第二卷出版于 1922 年（*Welthistorische Perspektiven*, München: Verlag C. H. Beck）；1923 年两卷的修订本合在一起出版：Oswald Spengler, *Der Untergang des Abendlandes. Umriss einer Morphologie der Weltgeschichte*, München: C. H. Beck, 此后的版本以及翻译都依据 1923 年版本。关于海德格尔与斯宾格勒的思想关联，参见 Michael E. Zimmerman, “The ontological decline of the West,” in *A Companion to Heidegger's Introduction to Metaphysics*, eds. Richard Polt and Gregory Fried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1, 185–204)。

③ 转引自 Safranski, *Martin Heidegger*, 152.

④ 参见 Franklin Perkins, *Leibniz and China. A Commerce of Ligh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⑤ Edmund Husserl, “Philosophy and the crisis of European humanity,” in *The Crisis of European Sciences and Transcendental Phenomenology*, ed. David Carr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70, 269–300), 279.

德格尔思想成型时期广泛弥漫的“文化的病症”。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把此在沉沦的状态描绘为“把自己的兴趣限制于最为奇异、最为陌生的文化中哲学活动可能会有的五花八门的类型、走向以及立场”<sup>①</sup>。在《何者召唤思？》中谈到当时“思之阙如”（es am Denken fehlt）的时候，海德格尔感叹道：

在对当今时代的通常概括中，我们对这种〔思之阙如〕的腔调是再熟悉不过了，熟悉得令人作呕。在上一代，我们的时髦语是“西方的没落”，如今，我们大谈“中心之失落”，人们无处不在描摹与刻画着世界之堕落、衰败及其面临的毁灭。……人们发现，这个世界不仅仅是脱了臼（nicht nur aus den Fugen），而且还在翻滚着趋向那荒谬的虚无。<sup>②</sup> 即使是在1920年至1930年间，欧洲的思想世界已经不能再对付当时在地平线上隐约出现的东西。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企图利用剩余的舞台道具来进行重建，这样一个欧洲有何前途呢？它只是〔国际〕势力以及东方民族巨大的本土力量〔控制之下〕的一介玩物。<sup>③</sup>

海德格尔不会甘心情愿地做一位只会哀叹世界脱了臼的哈姆雷特。<sup>④</sup> 对于他而言，斯宾格勒等人的思想“只涉及人的表象，但从未涉及其此在”<sup>⑤</sup>。他的基本关切之一是挽救处于虚无主义与东方思想之传播威胁之下摇摇欲坠的西方世界，为枯竭的西方传统之精神源头注入新鲜的活力。正如他在德国周刊《明镜》访谈中表白：西方传统的甦新“不可能通过对禅宗或者其他任何东方对于世界的经验（östlichen Weltferfahrungen）之采纳（Übernahme）而发生”，因为“思自身只能为同

① Heidegger, *Sein und Zeit* [1927] (Tübingen: Niemeyer, 2001), 21. *Being and Time* (San Francisco: Harper, 1962), 43.

② Heidegger, *Was heisst Denken?* [1951/52] (Tübingen: Niemeyer, 1997), 30. *What Is Called Thinking?*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8), 29.

③ 同上, 71/67.

④ 哈姆雷特的台词：时代脱了臼，唉，倒霉的我却要负起重整乾坤的责任！The time is out of joint; O cursed spite! / That ever I was born to set it right! (William Shakespeare, *Hamlet*, Act 1, Scene 5.)

⑤ Heidegger, *Die Grundbegriffe der Metaphysik: Welt, Endlichkeit, Einsamkeit* [1929/30], GA 29/30 (1983), 113. *The Fundamental Concepts of Metaphysics World: Finitude, Solitud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5), 76.

宗同源 (dieselbe Herkunft und Bestimmung) 之思所转化”<sup>①</sup>。

当时同样困惑于自身国途民运的亚洲学者来到西欧学习，他们很快对海德格尔回溯思想起源、重视历史向度的运思方式发出了共鸣之音，自 20 世纪 20 年代起直至去世，海德格尔拥有数量可观的亚洲学生及访问者。<sup>②</sup> 出于这种因缘巧遇，他长期濡染于亚洲思想与艺术传统，这种濡染反映在海德格尔的一些著述尤其是 40 年代之后的著述之中。他曾经七次征引《道德经》的五个篇章，他曾经探寻日文中关于艺术、语言、现象与本质的词语，他曾经询问梵文中对应于存在、存在者、揭蔽、遗忘的词语。

学界常见的一种研究模式是海德格尔“与”(and)亚洲思想传统，正如文集 *Heidegger and Asian Thought* 的书名所示，这种模式的发生点是比较研究。此书的编辑格莱姆·帕克斯 (Graham Parkes) 认为，西方与亚洲学者都能够受益于这种比较研究，一方面，揭示海德格尔与亚洲思想的亲和之处可以使非西方思想源泉更加易于为西方学者所了解与接受，另一方面，亚洲学者从中可以获得恰切的哲学词汇与思想的激发。<sup>③</sup>

另外一种研究模式试图把海德格尔的著述与跨文化对话关联起来，笔者把这种模式称为“受海德格尔启发的话语”(Heidegger-inspired discourse)，它的出发点是“海德格尔 for 跨文化对话”(即借用海德格

① Heidegger, “Spiegel Gespräch mit Martin Heidegger” [1966], 679/113. 应海德格尔的要求，他与《明镜》的访谈录没有在他有生之年面世。它最早在 1976 年 5 月 31 日海德格尔过世之后发表于《明镜》，其英文翻译见 *The Heidegger Controversy*, ed. R. Wolin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3), 91-115; 这个版本与后来经过海德格尔之子赫尔曼·海德格尔 (Hermann Heidegger) 校订的版本有所不同。后一个版本出版于《回答：与马丁·海德格尔对话》(1988) 以及《海德格尔全集》第 16 卷 (2000) 中：Günther Neske und Emil Kettering, Hrsg., *Antwort: Martin Heidegger im Gespräch* (Pfullingen; Neske, 1988), 81-114; Heidegger, *Reden und andere Zeugnisse eines Lebensweges 1910-1976*, GA 16 (2000), 652-683. 本书引用的德文版是《海德格尔全集》第 16 卷，英文版是 Wolin 书。

② 哈蒂克的著作附录提供了一份曾与海德格尔就东西方对话问题做过交谈的具有佛教背景的亚洲学者名录，其中包括 15 位来自中国、日本、韩国、印度、泰国的学者。参见 Willfred Hartig, *Die Lehre des Buddha und Heidegger. Beiträge zum Ost-West-Dialog des Denkens im 20. Jahrhundert* (Konstanz: Universität Konstanz, 1997), 201-203.

③ Graham Parkes, Introduction to *Heidegger and Asian Thought*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7, 1-14), 6.

尔思想来书写跨文化对话)。由于这方面的材料少为中国读者所知,稍后笔者对有关文献略作评述。从某种角度来说,这种话语之要旨在于把海德格尔著述中出现的某些言论作为契机而发展出一套跨文化对话的理论,它可以不用考虑海德格尔本人是否会同意其论理。然而问题在于,大多数学者把这种话语所阐述的对待跨文化对话高度乐观、高度肯定的立场未加任何限定而完全归诸海德格尔本人。有的学者从他的著述择选出少数片言只语,对其上下文置若罔闻,对他的思想总体背景置之不顾,仅仅从这些片言只语中总结出不可置信的宏大结论;而有的学者则在承认海德格尔对待东西方对话问题的态度的确含糊的同时,竭力抹去某些言论明显的否定性色彩。有些学者显然是通过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 1900—2002)的中介来理解海德格尔哲学的,我们应当注意,伽达默尔试图借用黑格尔的辩证法来淡化、消解海德格尔认为希腊是本真的世界—历史起源之地因而它是独特的这种观点的意识形态色彩,因此,我们不能将海德格尔错误地等同于伽达默尔。<sup>①</sup> 尽管伽达默尔“视界融合”(Horizontverschmelzung, fusion of horizon)的思想已被广泛运用于跨文化对话的理论建设,他的思想并非不可置疑。<sup>②</sup>

本书的一个基本观念是:海德格尔本人曾经对东西方对话问题做过长期艰难的思考与探索,尽管他对这个问题从未做出明确一致的表态,遑论系统的阐述,这种思考与探索一直伴随着他的思想道路(Denkweg)。因而,本书的初衷不在于制造出另一种“受海德格尔启发的话语”,也不在于进行相关于海德格尔的东西方哲学比较研究,本书的目的是从海德格尔哲学的基本关切与导向出发,全面而系统地探讨海德格

① 在印度裔现象学家默塔 1970 年的一篇文章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伽达默尔在这些学者对海德格尔的理解中所具有的影响。这篇文章把比较哲学的中心任务确定为理解与诠释(Jarava Lal Mehta, "Heidegger and the comparison of Indian and Western philosophy," *Philosophy East & West* 20: 3 (1970, 303-318), 306)。

② Hans-Georg Gadamer, *Wahrheit und Methode* (Tübingen: Neske, 1965), 290. *Truth and Method*, trans. Garrett Barden and John Cumming (London: Sheed and Ward, 1975), 273. 对伽达默尔的主要批评始于 1967 年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 1929— )发表于 *Philosophische Rundschau* 期刊上对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的书评。有关这些批评以及伽达默尔本人的回应,参见 Otto Apel et al., Hrsg., *Hermeneutik und Ideologiekritik*, Frankfurt a/M: Suhrkamp, 1973。